

文史資料選輯

第 四 輯

(內 部 发 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

中国

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

文史資料選輯

第四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辽宁省委员会

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）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·6%印張·140,000字·印數：1—8,000 1964年6月第1版

1964年6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：T11090·7 定价 0.60 元

編輯凡例

一、本選輯的編刊，是為了積累、保存歷史資料，並用以推動撰寫史料工作的開展，供歷史研究工作者參考。

二、本選輯所選的資料，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各个方面，不拘体裁，只要有研究參考價值，即可刊登。

三、本選輯所刊登的資料，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，內容可能不盡翔實，觀點可能不盡正確；因此，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。

四、本選輯所刊登的資料，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。

五、本選輯對於來稿，可加以綜合、刪節、選錄和文字上的修改。

目 录

国民党暫編五十八师营口起义經過	王家璧 (1)
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回忆	荆有岩 (29)
东北海軍的分裂与两艦归还建制	張凤仁 (46)
“九一八”事变紀略	李济川 (73)
平頂山大屠杀惨案始末	政协撫順市委员会文史办公室 (81)
虎口余生	楊占有 (110)
錦西民团歼灭古賀联队經過	郭 達 (117)
东北义勇軍第二軍团概述	李純华 (125)
义和堂藥店百年兴衰記	董玉书 (138)
邓萊峰六十年祭	楊圭方 (165)
关于清代的庄头	李在南 (177)
記伪滿“道德会”	毕玉洲 戴善友 (190)
补充·訂正	
关于第一輯的几点訂正	王中立 (205)
《西安事变中的兰州情况》补零	赵日新 (208)

国民党暫編五十八師營口起義經過

王 家 善

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，國民黨暫編五十八師在我（我當時任該師師長）率領下于營口起義，參加了人民解放軍；這支部隊乃從黑暗死亡綫上走上光明新生的大道。現將其經過概述如下：

一、部隊沿革和我的思想變化

暫編五十八師是由東北保安第四總隊改編而成的。東北保安第四總隊，又是在一九四五年末和一九四六年初，收編東北各地方武裝部隊而成的；共為六個團，駐長春，和東北保安第二總隊共同擔任防守任務。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解放軍解放長春時，把這兩個部隊打垮了。保安第四總隊司令陳家禎因傷被俘，第二總隊長劉德溥當時行蹤不明。因而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命我（當時我在東北保安司令部當參議）和東北行轅高參王化興到鉄嶺收容這兩個部隊。四月末，第四總隊共收容了官兵近七千人，五月六日我被任命為第四總隊司令。六月三日部隊移駐長春（這時解放軍已撤出長春），担负長春守衛和整編部隊任務。這支部隊成分很複雜，有偽滿軍隊、警察、山林

队、护路警及光复后临时组成的地方武装，也有少数土匪，官长多系伪满军官（这支部队成立时由我帮助组织，许多官长和我都有关系）。因为在长春防守战中经过了一次严重打击，损失很重，故在整编中非常伤脑筋。当时东北行辕只给补充了一些步枪、轻机枪、六〇炮等武器，整编后为三个团。到九月中旬，按编制又补发了重武器，并改编为第十三保安区，十月九日移到辽东地区岫岩、凤城、庄河一带驻防，临时代号为独立第九师，暂归新六军指挥。部队驻地分散，任务繁重，入冬后天气很冷，官兵冬装尚未发下来。我虽一再请示上级，但终未得到解决。我不得不到沈阳周旋。经东北行辕参谋长批准尽先发给，可是到了军需司和被服科，他们却打起官腔来，硬说库无成品，碍难照办。据我当时了解，仓库存有服装，我知道这是他们要敲竹杠。为了官兵能及时换上冬衣，只好上下澆油，幸而通过了这一关。到了仓库，尽管事前送了个“小门包”，哪知道他们的胃口也不小，伪称库里现有的都是次品，要领就是这类东西，要领好的就得等些日子，结果又补送了一次，真是立见功效，很快就领到了一级品。从这个问题也不难看出，国民党军队腐败到了什么地步。

服装问题解决了，但又来了新问题。新六军派出一个所谓前进指挥所，由一名副师长许颖担任指挥，负责指挥第九师。他与第九师师部同住在岫岩县城。关于第九师的作战行动，全由许来包办。我这个正职反被副职指挥，这种做法使我精神上很不愉快，从军事指挥原则上来说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。这充分说明嫡系歧视杂牌军，我深深地感到杂牌部队到多咱也吃不开，自然就产生了一种不满情绪。

一九四七年四月初，国民党放弃了安东地区，独立第九师同时受命向辽河以西轉移，在辽河、錦州中間地区打游击，牵制解放軍。当部队撤到营口时，看到营口沒有駐防部队，人心惶惶，已陷于无政府状态。經了解后，知道市里显要人物都在前两天溜之乎也。我当时想，营口是战略要地，需要有部队防守，不能輕易放弃。于是向东北行轅和长官部发出了請命的电报，說明营口是东北战略要地，又是辽河东西交通孔道，也是关内外联络的第二干綫，建議应当固守，独立第九师願意承担这一任务。东北行轅复电批准了我的建議，并命独立第九师駐守营口，担任該地区的防守任务。

四月中旬，独立第九师在营口、大石桥两地集結完了，我率师部和主力駐守营口，派三团駐守大石桥。随即积极地改建和修补工事。五月十日前后，解放軍辽南部队向营口、大石桥发动第一次攻击。当时解放軍以一小部兵力牵制营口，以主力攻击大石桥，激战一昼夜，第三团受挫，被迫撤出大石桥，退到营口。次日，解放軍即大举圍攻营口，战斗一夜，解放軍即撤走。在这次防守战中，东北行轅調东北保安第二总队增援，但部队到达时战斗已結束。第二总队在营口駐不久（四、五天），又受命进驻大石桥，到大石桥不到一个月就被解放軍給打垮了。七月末，独立第九师又改編为暫編第五十八师，归五十二軍建制。这时部队的装备虽經過两次补充，但还是很差。

八月初，东北行轅主任陈誠电召我去沈阳汇报情况，我乘机要求补充人員，充实装备，陈当面答应了。我回到营口之后即拟訂招募、补充兵員計劃，报东北行轅备案，并在师司令部組織招募委员会，派出十几个小組，到辽阳、海城、盘山、辽

中、營口等縣進行招募。因為所選的招募人員多系各該縣出身，可以利用鄉土關係；又兼五十八師是東北部隊，東北正處在戰爭時期，許多青年失業，因而不到兩個月，兩千七百名新兵的補充計劃就完成了。部隊補充兵員，增強了戰鬥力，在這國民黨當局不能有計劃地補充兵員的時候，本來是件有利的事。可是長官部卻來電申斥：“自行招募，違背國家法令，應立即停止。”這時我們的招募計劃已基本完成，工作將告結束。隨即復電：“遵命，停止招募。”我未提招募是陳誠面許，並已在行轅備案，恐怕犯下“目無長官之罪”。長官部為什麼要過問這件事呢？其原因是當時東北共有四個保安總隊，統歸東北行轅直轄，只是在作戰時臨時歸長官部指揮，聽說熊式輝和杜聿明為這四個總隊的隸屬問題有爭執，這次對我的問罪也可能是“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”。所幸這次充實兵員是經陳誠面允的，又在行轅備了案，否則難免不充當“替罪羊”。

八月末，接東北行轅通知：“補充五十八師的武器，已全部下撥五十二軍轉發。”但過了半月余尚無消息，我即電問五十二軍。軍部復電稱：“武器尚未撥到。”當時我很奇怪。又過十余天還是無消息，而部隊需要補充武器實是如飢如渴。故再電催，這次復電是：“武器尚未到齊，到齊後即轉發。”我接電後有些懷疑，同時也很氣憤，隨即向東北行轅電詢：“補充五十八師的武器是否已全部撥交五十二軍？”復電：“補充五十八師之武器已於八月末全部撥交五十二軍轉發，可向該軍直接請領。”我即持東北行轅復電去遼陽軍部交涉，這時才給撥一些經他們修理好的破爛武器，而把行轅撥給的好武器裝備了自己的嫡系部隊。這種宗派主義的作風，使我精神上又一次

受到强烈的刺激。

十月上旬，解放軍第二次圍攻營口，这次圍攻与第一次不同，不仅兵力多，而且有野炮、山炮配合，激战两昼夜，当时頼有四艘軍艦在辽河上支援，營口未被攻陷。在这次战斗中，东北行轅又調交警一个总队来支援。在战斗最激烈时，交警总队已經进到辽河西岸，但按兵不动，隔河观战。当时我派副师长过河向曹总队长（不久即去职）一再要求，他才派过来一个大队，但这个大队又借口不明敌情、沒吃飯、疲劳等，不参加战斗，直到天亮才进入第一綫，可是一枪未放，解放軍已撤走了。

战斗剛剛結束，恰值国民党海軍头子桂永清来營口視察他的海軍（其实桂早已到營口港口外，而在艦上作壁上观）。他对艦队打坏了一門主力炮大发脾气，痛斥艦长。艦长为了推卸責任，就說王师长一再要求炮火支援，所以就打坏了。因而他对我很不滿，責备我說，你不懂海軍炮的性能，过多地要求打炮，給国家造成多大的損失。但是他对營口得失，却漠不关心，对營口防守战只字未提。我做梦也想不到，一位海軍总司令、海軍上将竟会如此狹隘，如此无知。

但这次战役引起了国民党对五十八师的重視，加上北宁路关外一段經常被切断，更感到營口港口和營沈綫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了。对保卫營口需要加强力量，因而又給五十八师补充了一些武器、彈药，并配屬了一个野炮連、一个化学迫击炮連，再加上交警总队。

交警总队到營口以后，重新划分了防区，交警担任东部地区防守任务。在營口东部有个制鋸厂划在交警防区内，我到營

口时还很完整，派一个排保护这个厂。在接交防务时，我特别对李安总队长說：这个厂很重要，全国很少，应注意保护。他們不但不保护，反而暗地把厂內的銅制管道和銅电綫拆除，运往上海高价卖出，大发横財（当时关內銅非常貴）。我听了很气愤，去找李安。他說：“不可能吧！我查查，如果有，一定制止。”事后，工厂还在繼續被破坏，我又和市參議會去談。該会派代表向交警提出抗議，但都无效。可是他們运銅装船时，必經西部五十八师防区；五十八师以为禁运物品，禁止通行，因此曾发生武装冲突。以后，他們就把銅用小船由河里送上大船，繞过五十八师防区，照样外运，致使工厂全毁了。事毕，他們揚言老百姓把工厂破坏了，企图掩盖自己的罪恶行为，这件事使人非常痛心。

十月初，五十二軍派郑明新副軍长到营口，成立了前进指揮所，指揮五十八师和交警总队。郑在指揮这两支部队时很不公平，供应上处处照顧交警，分配任务时却額外照顧了五十八师，从而加重了五十八师的負担。从一九四七年冬到五十八师起义这个期間，营口民粮奇缺，軍粮不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五十八师不但不能領足应发的数量，而在領到的不足数量中，又多为粗粮。可是交警总队不但細粮多，而且冒領。当时五十八师官兵每天得喝一次粥，而交警总队竟高价出卖余粮。我曾多次建議郑明新点驗交警总队人数，核实发粮。郑虽口头答应，但总看不到实际行动，弄得五十八师官兵憤憤不平。郑明新明知交警虚报冒領，可又为什么不清点核实人数呢？当然也有他难以告人之隱。郑对五十八师仅是口头上的信任，他所依靠最后保駕的还是交警。因此他不得不多与交警拉关系，拉好关系

不但保駕有人，而且還有利可圖。在當時鄭明新和李安所想的不是如何團結部隊鼓舞士氣，共同完成守城任務，而處心積慮的却是另外一回事——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、財產。

入冬以後，再度收復大石橋時，五十二軍派主力第二師由北向南進攻，命五十八師由西向東配合主力。五十八師派出第一團從西面攻入大石橋，第二師從北面攻入。兩個部隊為爭首功發生了爭吵，當軍長覃異之、第二師師長劉玉章及軍參謀長廖傳樞等人到大石橋後，听了第二師軍官片面的匯報，對五十八師就有了先入為主的不滿。當時五十八師第四連有兩名士兵，受連長命令，把他們由農民會拿來的東西送還農民會，在途中被他們碰上了，硬說這些東西是搶老百姓的。雖經士兵再三聲明是送東西，不是搶東西，他們卻不分青紅皂白，根據偏聽偏信，竟說：“你們打仗不勇敢，爭功却很起勁，目無軍紀，亂搶東西。”一怒之下，把兩名士兵就地槍斃了。我听到報告後，乘車急驅大石橋，行至途中，遇見覃、劉等正來營口，見面即聲色俱厲責備我一番。到營口之後，不管我心里怎樣不滿，還得勉強盡地主之誼，設宴招待。席間，收復大石橋成為談話的中心，就地槍斃兩名士兵是否合理成為爭論的焦點。爭論中，劉玉章傲慢自大，盛氣凌人，大有不可一世之概，冷嘲熱諷，令人難堪。參加宴會的覃異之、鄭明新、劉玉章、廖傳樞和袁鴻奎市長、李安總隊長等人，都把火力集中到我和五十八師副師長唐仕林（不是嫡系）兩人身上。這場爭論充分暴露了嫡系和非嫡系之間的矛盾在日益加深。經過爭論，尽管是真相大白，他們還是袒護嫡系，把一切罪過都推到我身上。當時我甚感不平，他們走後，我越想越氣憤，不禁回憶起一幕

一幕的往事来。

首先我想起了“官大胆小，去而复返”的袁市长。在我到营口不久，有一位身着中将军服的客人来访，见面声称：“兄弟叫袁鸿奎，此次奉东北行辕熊（式辉）主任和长官部杜长官的命令来营口任市长……”又说：“我和杜长官在黄埔军校同期又是至交。”我心想，这是有来历的，又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嫡系，一定能效忠蒋家王朝，这位将军市长对防守营口定能有些帮助；同时营口有了市长也免去我的一些负担。因而我感到很高兴。袁到任后，很有个派头，很会做国民党式的官。我却没有想到这位将军市长对打仗那么胆小。当五月中旬解放军第一次攻击大石桥、营口时，大石桥刚刚打响，营口尚未进入战斗，这位市长就溜之大吉，逃回沈阳了。可是上级对这位擅离职守的市长并未加以申斥，却电令我兼理市长职务。我对市政业务是“擗面杖吹火一窍不通”，又在这种军务繁忙的混乱情况下，如何能兼理市长的职务呢？但上级命令不能违背，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临时官差，只好尽力而为之。经过这次防守战之后，营口周围环境逐渐稳定，营口、上海之间，轮船来往逐渐增多，市面也随之繁荣起来了。这位开小差的市长又大模大样地回到营口来接职。我们见面寒暄几句后，他就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用“便笺”写的纸条给我。我看是杜聿明的手谕，令袁复原职。当时我尚未接到行辕的指示，尽管我对这个受罪的市长职务不感兴趣，但没有行辕的指示也不能马马虎虎地交出去。我对袁说：“我尚未接到行辕指示，等打电报请示一下再办交接。”袁说：“好，好好。”我又想行政归行辕，不归长官部，为什么这位市长只拿杜长官的手谕，而没有行辕的命令就来接任

呢？我頗为奇怪，就給行轅去电請示。复电称：“袁鴻奎既已回到营口，可将市长兼职交出。”当时我又想到，危險时讓杂牌頂数、卖命；太平时嫡系又来做官享福，这也太不公道了。据事后了解，袁二次回营口任市长，行轅并不同意，但熊为了避免和杜的摩擦，也只好将計就計。这充分說明了他們的内幕該是多么复杂啊！

其次，在营口港口，常发现砸碎机器卖廢鉄的怪事。一九四七年夏、秋两季，上海、营口間的航运暢通，有些奸商和貪官勾結，把沈阳、鞍山等城市的完好机器砸成碎鉄，运往上海高价出售，牟取厚利。有人要問：他們为什么不把完好的机器运到上海呢？原因是日寇投降后，国民党政府有規定：凡东北的机器禁止运进关內，但碎鉄廢鋼例外，因而这些丧心病狂的奸商和貪官，为了自私自利，就不顧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，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。这种奇貨有时也被东北行轅駐营口的“物資檢查站”認為是非法物資而扣留，可是事过不久，这些被扣物資又用船装运走了。揭开真相，原来都是“孔方”的力量。以后我想，这类破坏国家財產，盜卖国家物資的事情，在国民党統治的社会里，一定到处都有，营口碼頭出現的現象不足为奇。这种砸机器卖碎鉄的行徑，无异是为蔣家王朝敲起了丧鐘。

随之，我又想起了东北光复初期的往事。东北光复不久，魚肉人民成性的国民党“劫收”大員們，紛紛飞来东北，竟以接收为名，营私舞弊，前門貼封条，后門运东西，貪污腐化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，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。他們的所作所为，正如当时人民所說的：（1）三迷（財迷、色迷、官迷）

成風，（2）五子（金子、銀子、房子、車子、婊子）登科。只顧“劫收”金錢物資，不知接收人心。東北三千万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，过着悲慘的生活，呻吟了十四年之久，他們梦寐以求的是光復。今天日寇投降了，人民的願望實現了，可是這些“劫收”大員給人民帶來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。我想人民的願望如果寄托于這樣的政党和這樣的“人物”身上，真是等于水里撈月。尤其最近時期國內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，國民黨內部的爭吵日益劇烈，軍權、政權派系之爭日益尖銳，所謂蔣介石嫡系更加飛揚跋扈，排除異己，因而造成非嫡系离心离德，士氣消沉，綱紀廢弛，損兵失地與日俱增，民怨沸騰日甚一日，這些都証明了蔣家王朝的末日即將來臨，遂使我对过去的希望和理想，都产生了怀疑并失去了信心。过去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国民党身上，誰想今天的国民党却腐化到这等不可救药的地步。我如果这样混下去，必将和国民党同归于尽。在这种种事实的刺激下，我思想上起了剧烈的斗争：战矣哉？和矣哉？战則五十八師和營口市偕亡，这对營口市和全体官兵又有何益？即或侥幸胜利了，也不过是給人家打天下而已，別人坐天下就沒有我們的椅子了。况且从当时形势分析，營口解放已經是注定了，只不过時間早晚而已。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——起义，沒有第二、第三条路可走。起义不仅可使營口市十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免遭战争損害，根据共产党的政策，五十八師全体官兵也能得到新生，何去何从，抉擇的時候已經到了。

但又想全師起义是一件大事，它不仅关系到全師官兵和營口市人民的命运，而且会影响到東北人民特別是青年人的前进

方向，并对国共两党在政治上、軍事上的斗争也会有一定的作用，必須慎重行事。当时我对共产党的方針、政策了解的还很少，为了确定今后的政治方向，实有更进一步钻研的必要。于是我就找东北行轅駐营口情报參謀王明仁（他是我的学生，听說他是共产党员），要他給我找些共产党的书籍看看。开始他只拿来些《大众哲学》和整頓三风之类的书給我，以后又拿来毛主席的《論持久战》、《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》。这些偉大著作給予我极大的启示和教育，真是茅塞頓开，改变了我过去对共产党的不正确的观点。我初步認識到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真正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，因而深得人心，为中国人民所拥护。况且有当代杰出的政治家，天才的軍事家，偉大英明的領袖毛主席的领导，革命哪有不成功的！中国哪有不富强的！中国富强是我的理想。有了上述这些因素，在我思想上奠定了向左轉走共产党的道路的基础。

二、酝酿計劃 准备行动

一九四七年解放軍发起冬季攻势以后，国民党軍隊遭到了严重打击，被迫由分区防御轉为重点防御。东北地区的四十多万蔣軍，龟縮在长春、沈阳、錦州等几个孤立地区，苟延殘喘。营口四周的城市全被解放，交通断絕，完全陷于孤立状态。我們所能活动的范围不出四十华里，內缺粮草，外无援兵，民食奇缺，人心惶恐。而五十八师与交警总队間的矛盾日趋尖銳，官兵战斗士气逐漸消沉。这些具体情况，促使我的起义念头日趋坚定；但也未能完全解除顧慮。尽管过去有些被俘人員回来說共产党如何寬大，有的起义部队也得到了寬大待

遇，而自己又怎样，是否能得到宽大？部队能否存在，后果如何？一连串的问题，经过反复思考和长时间的思想斗争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：相信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，坚决起义。

起义的决心下定了，可是起义必须事先和解放军取得联系；同谁联系，怎样联系呢？又成了新的问题。正在努力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石砥同志（原名石玉林，同我一起工作过）给我捎来一封信，动员我起义。信中说：哈尔滨总政治部派他来辽南和我联系，希望我起义。我得到信后，当然很高兴，但我又怀疑他是否能按我的理想办好这件大事，因而又让送信人（原第二团退职连长）班笠夫捎回一封信，请石砥详细说明来历及如何与哈尔滨取得联系等问题。有了上述的思想基础，又有了联系的线索，于是起义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。

此后，我就一边同解放军取联系，一边在内部开始了酝酿工作，先后找三团长戴逢源、二团长史维中、一团长贾绍华和参谋处长梁启章等人个别谈话。他们每个人当时既不表示赞成起义，也不表示反对，只说师长怎么主张我就怎么做。不过也都提出了一些问题，内容大致是：中国将来的形势怎样，国共两党究竟谁能胜谁，国际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谁存谁亡，起义部队能否存在，以及官兵和家属的安全等问题。当时就我个人看法，都作了答复，说明了在国际上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是肯定的。国民党人心所背，失败是注定了的。共产党人心所向，最终必定要统一全中国。我们起义，将能为国民党其他部队树立一面旗帜，开辟一条道路，一定能受到共产党的欢迎。根据共产党的政策，起义后部队一定能存在，官兵及家属的生命、财产定能得到安全的保障。经过解释，大家都同意

了起义。可是副师长唐仕林和参谋长張翹都是东北行轅后派来的，对他们的工作比较困难。我就叫参谋处长梁启章做張翹的工作，副官处长田貢吾做唐仕林的工作。以后据梁、田二人汇报，唐副师长曾透露說：“咱们师长朋友多，在危急时是有办法的，我相信师长。”同时他又吐露交警总队我們湖南籍的家乡軍官和他談过，都感到前途暗淡，也希望咱们师长有个好办法。看来他的問題不大。但張翹是黃埔軍校毕业生，他哥哥在新一軍当师长，他态度很坚决：“要坚持到底，固守营口。”我了解这些情况后，就叫梁、田繼續做这两个人的工作，并監視他俩的行动。同时我又找平时比较进步和我私人关系較好的营、連长个别談話。談过的人大多数和团长們的意見差不多，經過解釋，最后也都同意起义。一些骨干思想通了，就分头进行深入的工作。

正在这个紧要关头，有一天，郑明新副軍长来電話說：“听说有人来你师鼓动部队叛变，尽快逮捕此人。”此人是原五十八师第二团解职团长乔遇春，来营口鼓动部队起义的。我在头一天已經听說了，正想找他談話，沒想到郑也知道了。我馬上把乔遇春找到师部。我問他的来意，乔說石砥派他來了解五十八师的情况，并做些宣傳工作。我問他：“为什么不先到我这商量呢？”他說怕我不同意扣起他来，故先到二团打听打听情况，看看部队和你的动态，然后再見你。我說你沒有經驗，工作還沒做多少，就被人家察覺了。我把郑的電話內容告訴他。当时乔显得非常惶恐不安，我說你不用怕，我不会拿你送禮；但你必須在十二点以前出城。当天我就派人在十二点以前把他偷偷地送出城去，到下午一点我就向全师发出逮捕乔遇